

陪伴

1

“母亲今天早上刚刚走了，不需要通知别人，就让你知道。你忙，不用特别过来。”一早，手机传来信息。

我仔细读了几遍，推敲着微言大义，直到 转暗……

抬头，仰天，透了一口气，我该有些什么相应的表示？

M 是我少年时代结识的好友，处事很有自己的个性与坚持。M 与我一样，母亲都罹患失智症。平日，我们很少见面，一年也就那么小聚二三次，手机短信传得也不密，然而每次见面，说话都不用热身，绕过枝节，直击重心！是彼此相同的文化背景，阴差阳错地把我们凑在一起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“扶持小组”。我们都喜欢逆向思维，不断地扮演“反对党”，让对方做出更深刻的思索。

有一次，他质疑给病人用药的合理性。他说：“失智症不能够根治，药物只是理论上在延缓末期阶段的到来，那么，服药的积极意义何在？”

我听了，一时语结，足足三分钟，彼此对看，都不说话。

你如果以为 M 是冷血动物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为了失智的母亲，他辞了大机构高薪要职，找了一份闲差，上午在家通过电脑视频工作，照顾母亲；午餐后才回公司主持工作会议。为了接送母亲逛街或看医生，他把车子换成方便轮椅上下的越野车。为了讨母亲欢心，他上网下载了许多粤剧卡拉 OK 存档，每天轮换着播放，供母亲自娱。

一次，我对 M 说：“我不能够为别人做决定，但是，我响应政府号召，病危不插管。希望到我年老的时候，新加坡已经接受安乐死。”

M 立马回应：“子非鱼。”

什么子非鱼？

M 的母亲除了失智症外，还罹患糖尿病，呼吸系统也有问题。但是，每天起身，她就精神爽利地在自家院子里大声朗诵唐诗宋词，然后唱粤剧卡拉 OK。你怎么断定她的生活是不快乐的、没有质量的呢？

又一次，语结。

失智病人，怎么自我选择？别人怎么敢为病患做出放弃生命的决定？

M 说：“古语告诉我们，尽人事。”

每次见 M，我都有新的学习。他不咄咄逼人，很从容淡定。

2

有些话，对方可以说，但是我也可以选择听。

独自一人，我到了治丧处。

M 一身素服，没见过度的悲恸，神态如常，轻松自若。

席上，谈及了末期护理。罹患糖尿病的母亲，皮肤糜烂，骨头一节节外露。再后变得脆，一节节脱落，很神奇的皮肤又把骨头包住，皮肤愈合了。可是，不久，皮肤又再腐烂，骨节再次外露，再次脱落……

我注意到 M 用的形容词是“神奇”。我听了毛骨耸立，周身不自在。他如何学会了护理？

逼得紧了，最后 M 回答，骨节脱落时，我一样胆怯害怕。每天下班的归途上，总担心又发生什么新的状况。

从 M 的眼神，我听出了他内心的脆弱。

告别时，我握着 M 的手，无语。

M，毕业了……

3

一星期后，M 给我短信，说是留了三箱纸尿片给我。又问道：医院模式的病床与轮椅用得上吗？

我说，病床用不上，会帮忙问问，轮椅就转卖给我吧。

M 回信，轮椅下周安排送过来。

M 是一个急性子，凡事雷厉风行，不含糊拖曳。

我回应，不需要这么急。

M 表示，把房子整理好，让家人尽快有一个新的开始。

我提醒他应该给家属一些哀悼的时间调整情绪，收拾遗物好歹也该等到三七之后才去处理。

十秒后，M 给我发了一个大拇指。

4

年除夕，在餐馆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。螃蟹、鲍鱼、鸡、肉丸、豆腐、菜蔬一应俱全。难得挑剔的母亲称心，没有唠叨，一个关又跨过去了。

回家，冲洗一番，开始守岁。一边准备着红包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守着电视机，观看远洋的“春晚”……

“红包，你准备包多少钱？”母亲看到了红包，寻根究底。我读懂母亲的顾虑：多了，付不起。少了，又担心太亏欠别人。我迟疑着，盘算该怎么回答。近年来，包红包的工作转到我的身上。虽然用的不是母亲的私房钱，但红包还是从她的手上发出去，心理上，她始终没摆脱金钱构成的心理压力。

“我问你，红包包多少钱？”从声音，我听出母亲开始恼怒了。

“你说呢？放多少才好？”我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“小时候，我们不就是两角？后来，又涨到两块钱。现在外头咖啡店一餐要多少钱？”母亲多年不上巴刹，对物价行情已经脱节。

“一杯咖啡一块二，一碗面三块半。”我答。

“那么，给人家两元，还买不到一碗面。”

“那我们就包十二元，好不好？”我顺水推舟。

“六元就够了。过一个年，我们得花好大一笔钱哪。”家族大，母亲辈分高，弟兄开枝散叶，亲戚多，过年的确是一笔开销。

“没关系的，就一年一次。”

“平时都不来往，过年就像乞丐一样来讨红包。”

“他们来，我也赚他们的红包哪，我甚至不用出门。”我尝试引她往正面思考。

“你是一个人，他们一来就是几口。”

“如果不过年，那彼此就更加不来往了。”

“那就等我出殡那天咯。”听着，心中不禁心酸。

“看电视上的杂技表演。厉害！”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转移母亲的视线，站起来，准备转移阵地。

“有什么好看？红包你包好了？”

“是的，明天发的时候，我才交到你的手上。”

“哦，为什么不是现在？”现场应对，母亲的思维还是很清晰的，可是“中程记忆”就模糊了。

“新年期间坏人多，我收着比较安全。”我敷衍着，脑子里勾起去年的闹剧，母亲把红 (extra spacing) 包锁在抽屉里头，拜年的客人拜访时，却不知道把锁匙藏到哪里去了。我不想历史重演……

传统节庆如果不与时并进、因地制宜，就会变成了一种压迫。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反弹，在习惯了承受的母亲身上，我明显看到传统礼教肆虐。单身的我与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注定就是母亲身旁的一根拐杖，陪伴着她走走停停，也得承接她的情绪发泄。随着彼此年龄的 (extra spacing) 增长，体力的衰退，压抑感更是递增。不时会想：我这一根拐杖，说不准什么时候突如其来啪的一声就断成两截。

5

兴许是年前的体能以及心理上的劳累，母亲不到十点就回房就寝。

解放了！——我心欢呼。

“喂！今晚就做你的跟班，游车河吧。”新年到庙宇上香祈福的习俗，H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了。曾几何时，“春晚”成了中国国家政策的软促销，借着百姓过节的闲情通过热闹的节日进行洗脑。电视节目看着无聊，于是给H挂了个电话……

十一点，我换了件衣服，随H全岛各处庙宇逛逛。我对这一民俗活动感到好奇，但是一直没有条件参与。今年，家里来了个帮佣。于是我像脱缰野马一样，重拾自由。外出，其实与信仰诉求没太大关系。

H驱车，东南西北的庙宇都各选了一处，诚挚上香。每处，都是香烟缭绕，一片迷朦。我依样画葫芦，举起香烛，向众神默祷、祈福。期待母亲豁达地走完她最后一段路，希望众神给我随机应变的力量与智慧。

回到家，已经凌晨两点。梳洗一番，倒头入睡。

睡梦中，隐隐约约听见房门外帮佣喃喃自语。见鬼！年夜饭吃多了，她在作噩梦？

五分钟后，梦话未停。于是，撑起疲累的身躯，兴师问罪。

到了客厅，一看，吓了一跳，说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！

母亲满头满脸的血，睡袍上染着血，地板上也是一滩滩的血渍。母亲跌在地上，扶把

拐杖翻到一旁。帮佣一直在哭，不知所措。

我被眼前的景象吓着了，然而，下一秒，我恢复了冷静，凑向前检查伤口。我问了母亲几个问题——

“你看到我竖起的是第几根手指？”

“你把手抬高，能够动吗？”

“你哪个部位感觉到痛？”

初步判断，皮外伤，头部撞到了门框。

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止血才说。我让帮佣扶着母亲进冲凉房清洗伤口，自己急忙翻出药箱，把蓝药水棉花纱布抽了出来。让母亲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后，点上蓝药水，紧按着伤口。还好，没五分钟，基本上止血了。透了口气，不用召救伤车送院。

.....

“过节，众神太忙，不然怎么没听到我之前的祈求？祂是不是责罚我的膜拜不够虔诚？”抱怨归抱怨，入房，我垫高枕头做理性分析：母亲为什么跌倒？跌倒时为什么面面向前门？是疲劳过度，失去方向感，把头撞向门框？还是母亲发觉我开溜，睡得不安稳，想“查房”探个究竟？

想着想着，心里不竟有一丝内疚。

6

翌日，我去巡房。母亲静静地躺着，枕头上一小片红色的血渍，说明伤口仍未愈合。初一，普通诊所医生都不工作，上医院紧急诊所是免不了的了。于是，雇车，来到了陈笃生医院紧急部门。

完成了登记手续，护理人员快手快脚地做了简单的包扎。一小时后，见到了医生，医生说：必须缝针，之后是扫描，然后是留院观察。

医生给病人进行了局部麻醉，然后开始缝针。

考虑到母亲失智的状况，医务人员通融我留在手术室，让母亲安心。

“别做手术了，让我回家吧！”每扎下一针，母亲都声嘶力竭地惊呼，大幅度地挥舞双手，强力挣扎，嚷着不要继续了。

我站立一旁，大力按压着母亲的手，说着话安慰她，分散她的注意力，避免她的挣扎影响手术的进行。

“不是注射了麻醉药了吗？”我问医生。

医生解说，母亲的惊呼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，不是生理神经上真正感觉到痛。

护士一旁帮腔，母亲可以感到针线在肌肉中穿行，但那不是痛。

惊呼不是痛的反应，一个新奇的概念！那么，缄默呢？缄默是否也可能是一种隐忍的痛？

“我不要，我不要！”母亲拉开喉咙持续嘶喊。一时间，百感交集，小时候，总是母亲在呵护着受惊吓的婴孩，而现在我俩交换了位置。

病房里，我想到了M，面对困境，他是胆怯的，然而当时他只能故作镇定。今天，我扮演的恰是M当年的角色。

而母亲呢，当年她看着闯祸闹事的孩子，也是无奈无告、恐慌害怕吧？然而，她只有承受。这是报复？还是报应？

野马会被驯服，孩子会成长、成熟，而失智者却是不断的滑坡、颓败。面对因果，神也是无能为力的吧。

对于失智者，一个人能够做的是一旁默默地陪伴。神，大概也是一样。人，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？就在无休无止的磕磕碰碰之中。忽然想到电视前不久播放的一则公益广告，一个年轻人陪伴失智症病人一起喂鸡。现实中其实没鸡，鸡是老人的幻觉。如果病人有梦，不需要唤醒她，陪她，帮她圆梦。然而，现实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这么轻松。

陪伴是什么？一种磁场，一种定力。

7

“麻烦您尽快过来医院，您母亲已经闹了整晚了。”清晨七点，接到医院来电。

到了紧急病房留医观察部门，透过玻璃门，看到母亲的身影，她正尝试开启大门。

母亲一脸憔悴，身后的帮佣也目光呆滞。

母亲一看到我，便央求说：“我们回家，我要睡觉了。”

我看了她一眼，淡定地说：“要回家就先得把医院的衣服脱下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衣服是医院的，你得穿自己的衣服才可以走出医院。”

母亲听信了我似是而非的理由，顺从地随帮佣去换衣服了。

趁着这一个空档，柜台上的护士向我反映，母亲昨晚一夜没睡，一直坚持说这不是她的家，她必须回家，孩子在家里等她。菲律宾籍的护士绘声绘影地复述，我半信半疑，因为母亲从不说英语。母亲一直说自己的学生时代，全部科目都得高分，唯独英文赤字。

“会呀！她懂得英语。”护士抗辩，继续投诉，“不让回家，她就不依，把头撞向墙壁，甚至对护士拳打脚踢。最后只好给她注射了两剂镇定药物……”母亲懂得英文？她大半辈子都在“潜伏”？还是情急智生，到了临门一脚，终于找到一雪前耻的机会？

“现在，就让我带她回家吧。”我说。

护士说，依照惯例，医生巡房后，十一点才会发出出院通知。

“哪来这么多规矩？你们要扫描，要做的观察不都完成了？留下来，只会添乱。不是吗？”我反问。

护士怔怔地看着我的强势，也许她惊讶地看到我也遗传着母亲的倔强。最后，她点头，答应尽快处理。

面对失智症病人，规矩都是不管用的。重点是：机智地找到合理的处方避开负面情绪，化解两败俱伤的冲突。

8

母亲出院第六天，我请 M 过来给母亲拆线，省掉医院候诊的麻烦。

M 欣然赴约，见到母亲，马上以广东方言寒暄：“哎呀！Auntie，你的头怎么了？”

“我的头怎么了？”母亲满头雾水。

“你初一过去医院缝了九针，对吗？”

“有吗？”

“快照镜子看看。”

帮佣递过镜子，母亲用手摸着额头上爬着的大蜈蚣，咧开嘴巴笑了起来。“哦，这么大件事，我怎么全没印象了？”

“Auntie，我现在帮你拆线，OK？”

.....

拆线完毕，为了表示感激，我请 M 到就近的小餐馆祭五脏。

我问 M 生活是否有了新的重点？

M 表示接下来几年，会自己的工作更大的挑战。

我很想问 M，母亲晚年的陪伴，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这根本是个无意义的问题。每个失智症病患都会依据自己的个性、年轻时的经历发展出各异的行为，不可能有标准答案。

一餐下来，M 抢着结账。

我有点失落，不为了争不到机会道谢，而是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个“扶持小组”是时候解散了。

餐馆外，天不知怎的，下起倾盆大雨。M绕道，执意用车子送我一程，前面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一划一划规律地滑动，抗议着猛烈进攻的雨点。

到家了，再大的雨，我不可能一直在车上滞留，我跳下车，冲进屋里……

9

屋里，母亲双脚踩在高凳上，一手拉着窗口栏杆，一手重新布置窗口的新年饰物。

帮佣制止不了，唯有紧张兮兮地守在一旁充当护花使者。

我像热锅蚂蚁一样地大喊：“快下来！危险哪。”

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：“我都干了三十年了，没事，别自己吓自己！”

(页数：10 字数：4969)